

楔子 假除邪祟因禍得福

香煙裊裊之中，一名穿著青色道袍、頂戴通天冠的道人手拈招魂幡，繞著祭壇前的一名少女，步罡踏斗，口中念念有詞。

那名少女一身灰裙，素面朝天，卻如清水芙蓉，容色昳麗，年約及笄就瞧得出傾城之姿。唯獨那雙該是明媚的大眼卻毫無神氣，只是呆滯地望著前方，表情亦是空洞蒼白。

這是清平伯府的嫡長女杜仙兒。

京城都知清平伯杜明鋒有三女，長女杜仙兒為先夫人趙氏所出，趙氏亡故後，杜明鋒又續弦柳氏。

柳氏曾嫁過人，與前夫有兩女，和離另嫁清平伯府竟也把這兩個女兒帶了過來，改成了杜明鋒的姓。

按理來說三個女兒之中，杜明鋒該最疼愛親生的長女杜仙兒，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。杜仙兒自小癡傻不知事，杜明鋒與趙氏不知為她尋過多少名醫皆未果，而柳氏帶來的杜玉瓊、杜玉瑤姊妹，因善於奉承，長相也算嬌麗可愛，合了杜明鋒心意，反倒更加疼愛兩個繼女，徹底忽視了真正該關心的長女。

柳氏出身不高，祖輩也就出過一個進士，老家還務著農，勉強算是耕讀世家。這樣一個寒門女兒帶著兩個拖油瓶和離，還能坐上伯府夫人的位置，全然歸功於她容貌不俗，城府深沉。

入府後見到趙氏留給杜仙兒的大筆嫁妝，當即起了貪念，但眾目睽睽之下她不好強奪，兼之杜仙兒生得與趙氏有七成相似，那絕世的姿容讓柳氏看了刺眼，便讓她起了除掉這個癡兒的想法。

她不知從哪裡找來所謂得道真人，真人一眼判定杜仙兒癡傻之因是有邪祟作孽，若置之不理將會對清平伯府眾人不利。

杜明鋒原本半信半疑，但有柳氏敲邊鼓，謂趙氏即死於邪祟之手，這讓杜明鋒害怕了，於是答應將此事交由真人化解，遂有了今日的開壇作法。

柳氏原本想著就這麼裝模作樣辦一套法事，之後隨便在符水裡加點什麼，灌進杜仙兒嘴裡，待那癡眼的一命嗚呼，那什麼財物嫁妝就都屬於她們母女三人了。

然而想像是美好的，現實卻是殘酷的，柳氏一番做作卻成全了杜仙兒。

道人行雲流水地完成了一段法訣，還奏表書符調來天兵天將，之後大喝一聲，手上的招魂幡猛地敲在杜仙兒頭頂上，讓她吃痛狠狠地瑟縮了一下。

那雙呆滯無神的大眼竟也因此氤氳，水霧之下逐漸多了道靈光。

杜仙兒眨了眨眼，遲滯了幾個呼吸才看清楚四周的情況，一頭霧水地沉默觀察眼前這個手舞足蹈的老道、伯府的一眾奴僕，還有立在不遠處面帶譏誚的柳氏母女三人。

「行了。此中邪祟已除，當不會再對貴府造成影響。只是……」道人一撫長鬚，面帶倦容卻眼露精光，看上去仙風道骨，微微賣個關子，就讓一千奴僕的心全提了起來。

柳氏像是有些急切地問道：「只是什麼？」

道人微微一笑，眼神奇特地瞥了柳氏一眼，突然手掌一翻，指間閃出一道符紙自燃，看得眾人驚嘆連連。

而後，道人將燃燒的符紙放入了水杯之中。

「邪祟雖暫離，卻也有可能回來。今日且將這杯符水讓大姑娘服下，之後每隔三日連服三道，便能一了百了。」道人微笑說道。

一了百了？聞言，柳氏也笑了。「勞煩道長了。」

柳氏身旁的大丫鬟桂香上前接過符水，噙著一抹只有自己明白的笑意，走向了祭壇前仍呆立不動的杜仙兒。

後者微微垂眸，眼底精光一閃，他們都以為她不懂，其實她懂，在她從那一團迷霧中清醒過來時就什麼都懂了。

杜仙兒並不是天生癡傻，也不是什麼邪祟作孽，而是天生三魂少了一魂。

三魂七魄者，乃人身之精氣。

道家正一真人有云，三魂一名胎光，係天魂主命，使人長生；一名爽靈，為地魂主財祿，使人聚氣；一名幽精，則為命魂主衰災，使生怨念。

杜仙兒便是缺了地魂爽靈，這一魂其實一直跟在她的肉身附近，只是不得其門而入。然而地魂決定人的智慧及稟賦，杜仙兒其母趙氏為御廚世家出身，性敏慧有大毅力，不捨女兒癡傻，自小就帶在身邊教導，讀書識字、廚藝中饋、經商之道……等等全沒落下，深信驚馬十駕，百折不撓。

杜仙兒的肉身麻木，但天賦卻是靈慧不輸其母，地魂十數年來在趙氏身旁學習吸收著所有的一切，旁觀著清平伯府的悲歡離合，只待回歸肉身那一天。

爽靈本生於太一之宮，降於七月七日，今日恰好七月七日，那名老道花裡胡哨的作法，邪祟是沒去成，卻歪打正著將她游弋天地間的那一魂招了回來，招魂幡指向之處，三魂歸位，杜仙兒自然清醒。

這麼一清醒，她便懂了自己過去發生什麼事，還有那柳氏對她懷著什麼心思，自然對於就要端到自己嘴邊那杯符水警惕心頓起。

「大姑娘，來，乖乖的把符水喝下去……」桂香來到杜仙兒面前執高了碗，那笑容在杜仙兒眼中說有多虛假就有多虛假。

杜仙兒愣愣地看著桂香，突然轉頭拔腿就跑，邊跑還邊尖叫，這一反常的舉動不僅令桂香不知所措，其餘旁觀者也跟著傻眼，竟真讓杜仙兒成功逃了。

柳氏第一個回過神來，朝著桂香啐了一聲。「還不快追！」

桂香打了個激靈，連忙追過去，其他人包括那名道人，也急晃晃地跟在了後頭，拉成一大串像母鴨帶小鴨似的，在自詡清流的清平伯府成為一道滑稽的風景。

杜仙兒並非無的放矢，目標明確地朝著杜明鋒的書房奔去。這一場法事杜明鋒雖知情卻沒有到場，因為子不語怪力亂神，他並不想讓下人誤會他迷信愚昧，只是默許柳氏去做。

因此杜仙兒直闖書房而來，便出乎杜明鋒的意料了。

他原在書房中閱讀，忽見一灰色人影撞開門衝了進來，嚇得他將書一丟，由椅上跳起，踉蹌退了幾步抵著牆，才沒有狼狽摔倒。回過神之後，便惱怒喝道：「誰

人如此大膽……」

話聲未完，書房裡又嘩啦啦闖進了一堆人，驚住了杜明鋒的質問，這才有暇定睛一看，原來那灰撲撲的東西是他的傻女兒，後頭追來的是柳氏和另外兩個女兒，以及道人和一干奴僕等，所有開壇作法的參與者還真是來得齊全。

因有外人在，杜明鋒這等好面子顧名聲的就不好惱羞成怒，只能按著怒氣，沉聲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柳氏正想解釋，杜仙兒突然又叫了起來，這會兒可不是無意義的嚷嚷，而是明確地叫著，「殺人啦！殺人啦！」而後嗖地一聲躲到桌旁的杜明鋒身後。

杜明鋒驚訝了，「妳這癡兒竟會說話？」

杜仙兒沒有理會他，只是一味叫嚷著殺人，一邊畏懼地瞪著柳氏，拚命的往他身後縮。

「到底怎麼了？」杜明鋒皺眉看向柳氏。

柳氏急忙說道：「道長作法結束，要給大姑娘喝符水驅邪呢！誰知……誰知大姑娘就在這時犯了傻病，莫名其妙地就衝過來了。」

「若只是喝符水，她嚷什麼殺人？」杜明鋒雖不喜大女兒，卻也不會故意害她，為維護伯府尊嚴，當然更不能讓別人害了她。

「她腦子不清楚呢！就是窮嚷嚷，怎麼能信？」柳氏安撫似的朝杜明鋒柔聲說道，一個轉頭卻是目光如刀地刺向桂香。「還不快把符水讓大姑娘喝下，然後把她帶回去休息！」

「是。」桂香手裡還捧著符水，急忙上前就要餵進杜仙兒口中。

杜仙兒慌慌張張地又嚷起來，雙手在空中亂揮，竟一個不小心打中了桂香手上裝著符水的碗。桂香低呼一聲失了手，那碗直接落在書桌上一株素蘭盆栽內。

素蘭葉綠花白，暗香浮動，為君子之花，正值盛放之期，杜明鋒才會將其擺在書房中，想不到一碗符水下去，素蘭純白嬌嫩的花瓣竟以肉眼可觀的速度枯萎下來。這真要讓人喝下去，不出問題都沒人信。

杜明鋒的怒氣又慢慢升了起來，其中絕大部分是因為心愛的素蘭被毀，少部分則是難以置信真有人想害杜仙兒。杜仙兒死不死還是其次，可此舉簡直當面打他清平伯的臉。

他用懷疑且愠怒的目光瞪向柳氏，柳氏雖心虛，表面不露，故作驚疑地倒抽了口氣，纖指巍巍顫顫地指向道人。

「你……你在符水中加了什麼？怎麼會這樣……」

那道人心一涼，知曉自己當了替死鬼，這符水中的藥明明就是這位夫人要求他加進去的，「不是，這事與貧道無關啊！明明是妳……」

「住口！你還想狡辯！」柳氏冷哼一聲截了他的話，也不給他說話的機會，直接下令道：「還不快將這道人拿下！本夫人倒要好好問問他是什麼來歷，竟敢毒害伯府姑娘！」

一群侍衛立刻湧上抓住了那道人的，桂香也機靈地推了一名粗使婆子上前，用塊布堵了那道人的嘴，幾個呼吸之間人就被拖了出去。

縮在一旁的杜仙兒小臉抽了抽，暗自在心中替道人上了炷香。柳氏心狠手辣，只怕這道人沒兩下就要被滅口，他那招魂幡倒是有點效果，就是不知能不能保住他七日之後還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混亂結束，柳氏平了平心悸，低眉順目地轉向杜明鋒，小意委屈地道：「妾身真不知這道人竟心懷不軌，伯爺放心，待妾身讓人好好審問，必給伯爺一個交代，妾身絕不會任其損及伯爺威嚴及伯府的臉面！」

不得不說柳氏很了解杜明鋒，明明差點受害的是杜仙兒，她卻絕口不提，口口聲聲都是伯爺威嚴、伯府臉面，輕飄飄的馬屁成功將杜明鋒的不滿拍了下來。

他輕輕哼了一聲，臉色稍霽。

柳氏見狀連忙打蛇隨棍上，遲疑說道：「只是大姑娘好端端的，也不知如何惹來此等惡徒，要真出了什麼事，聖上必然過問伯府治家不嚴，府裡一向以來的修身美譽，可是保不住啊……」

杜仙兒更大力地抖了一下，要不是還得裝傻，準會噴那柳氏一臉。明明那道人是柳氏找的，端來符水的是她的大丫鬟，她杜仙兒一個傻子連大門都沒出過，這樣的鬼話柳氏竟也說得出口。

但柳氏指桑罵槐的軟話還不止如此，更是一臉憂戚地看向牆角瑟瑟發抖的杜仙兒，唉聲嘆息。「大姑娘與玉瓊、玉瑤皆住在蘭院，偶爾她們姊妹想邀請幾個貴女到家中遊玩，都是不敢，就怕別人家的貴女被大姑娘衝撞了，伯爺的顏面何存……」

這番鬼話差點沒令杜仙兒把柳氏祖宗十八代全罵了一遍。住蘭院怎麼了？她自小就住那兒，蘭院還是生母趙氏替她親手布置，傢俱擺設都是上好的材料，這柳氏倒有臉讓自己女兒也住進來，現在這麼說，是想鳩佔鵲巢了？

偏偏杜明鋒就信了她的鬼話，不滿的目光瞪向了杜仙兒。「什麼邪祟之說，純屬無稽之談，這丫頭癡傻，以後就關到後院莫要管她，免得又出什麼事丟人現眼。」

「妾身明白。」柳氏柔順地應了，唇角笑意微微。

就這樣，杜仙兒雖是及時清醒逃過一劫，卻也讓自己從此被幽禁在庭園深深之中。

第一章 近在眼前的危機

一場莫名其妙的法事，杜仙兒由丹楹刻桷的蘭院，被扔到了清平伯府最後進，一個連名字都沒有的破落小院中。

隨她而來的還有兩名下人，其中劉嬾嬾是趙氏的陪嫁，從小照顧癡傻的杜仙兒長大；另一個年約十三、四歲的婢女喚喜鵲，是趙氏死前替女兒買的。

杜明鋒在趙氏病重時就與柳氏眉來眼去，趙氏深知杜明鋒在自己往生後必不會好好對待女兒，更可能日後若續弦柳氏，說不定連個下人都不會留給杜仙兒，所以她當初買人時，並不期待其聰明伶俐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忠心。

果然喜鵲驚嘆於杜仙兒的美貌，同時也憐惜姑娘茫然不知事，入府後對她忠心耿耿，唯獨就是好吃了些。這對御廚世家出身的趙氏而言完全不是問題，每餐都讓喜鵲心滿意足，吃得她一片丹心肝腦塗地，一心就跟著姑娘了。

就連這會兒被丟到這破落小院，喜鵲都堅持跟了來，還不忘在懷裡揣上兩個饅頭。一飯之恩不可忘，更別說她吃了趙氏不知幾頓，即使日後可能再也無法錦衣玉食，

但再怎麼說，姑娘還是擺在美食之前的。

劉嬾嬾與喜鵲將面無表情的杜仙兒扶進了屋內，接著看著四周髒亂殘破的環境，面面相覷長嘆了一口氣。

母親早逝，父親又靠不住，還被扔到這種鬼地方，姑娘真是太命苦了。

依清平伯府取名的慣例，這個院子該被稱為桂院的，因為高牆之內有桂花樹圍繞。過了垂花門是一間小廳，廳兩側各是書房及下人房的耳房，至於廂房、廚房及茅廁等等，皆在正廳之後。中間有座小花園隔著，甚至還有一處水井在其中，因帶著個四角攢尖的茅頂，看上去水色猶清澈甘冽。

若不是雜草叢生、屋破牆垮，這個院子尚可稱為清幽雅緻、鬧中取靜。

「唉，瞧瞧這鬼地方，窗紙沒有一面好的，屋頂還破了一半，連找張椅子給姑娘坐都難……」劉嬾嬾看準了一張圓凳，先伸手推了推，果然那凳子直接散了架。她又試了好幾張，終於找到一張勉強算是堅固，卻是缺了半隻腳的太師椅。她順手撿起幾塊磚頭墊了椅腳，終於那椅子不搖晃了，她用巾帕沾水擦乾淨椅身，先讓杜仙兒坐了下去，整間正廳也就這麼個地方能坐人，想想就心酸。

「姑娘就這樣被趕到這裡，都大中午了，不管吃不不管喝的，衣服也只有兩身，日後該怎麼辦呀……」劉嬾嬾愁得臉都快比龜裂的牆面還皺。

「至少午膳沒問題啦！」喜鵲倒是心大，還能笑嘻嘻地由懷裡取出兩個饅頭，一個直接塞到杜仙兒手中，另一個剝開，一半自己留著，另一半交給了劉嬾嬾。劉嬾嬾苦笑看著手中的半個饅頭，又放回喜鵲手上。「妳這丫頭倒是聰明，不過半個饅頭哪夠填妳那無底洞？我還不餓，妳吃吧！」

喜鵲連忙又將半個饅頭推回去。「嬾嬾呀！一個早上都沒吃，怎能不餓？今日可能就只有這個，將就吃點吧！咱們可不能倒，否則姑娘怎麼辦？」

原本餓肚子想撐過這一頓的劉嬾嬾聞言，也死了這個心，無奈看著半個饅頭，惡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
「就是不知道明天有沒有的吃。」喜鵲猛地冒出這麼一句。

劉嬾嬾差點沒被她噎死，對她翻了記白眼。「會的，今天算是夫人給姑娘的下馬威，伯爺總不可能眼睜睜看著姑娘被餓死，咱們去領膳，難道廚房還能不給？頂多就是菜色差了些。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喜鵲也喜孜孜地吃了起來。

「放心吧！清平伯府不給妳們吃，我給。」一個聲音幽幽地由兩人身後傳來。

劉嬾嬾與喜鵲一時還沒能反應是誰在說話，前者好笑地看向後者，「妳能給？」

「我不能啊，就兩顆饅頭，全給了。」喜鵲呆呆反問，「不是嬾嬾說要給？」

「這不是妳說的嗎……」

兩人話聲一頓，同時反應到這聲音是從後頭傳來，根本不是對方說的，本能齊齊回頭一看——她們傻呆呆的姑娘，捧著一顆饅頭，邊吃邊笑吟吟地朝著她們眨眼，俏生生地坐在太師椅上，看上去生動靈巧，哪裡還有以前那呆滯的模樣。

「姑娘？」喜鵲沒能由震驚中回神過來，只是本能問道：「妳和奴婢說話？」

「嗯，我和妳說話。」杜仙兒點了點頭。

「姑、姑娘，妳……妳真說話了？」劉嬾嬾反應更大，直接衝到杜仙兒跟前，捧起她精緻的臉蛋左看右看。「真說話了？還是老奴的錯覺？」

「我若非說話，莫不是唱歌？」杜仙兒哭笑不得，一張嫩臉兒被揉來揉去的也不惱。

喜鵲與劉嬾嬾沉默了半晌，突然驚喜地尖叫起來，劉嬾嬾甚至流下了淚，兩個人一擁而上，抱得杜仙兒幾乎斷氣。

「姑娘啊！妳終於大好了啊！夫人九泉之下有知，不知會有多高興……」

杜仙兒急急拍了拍劉嬾嬾與喜鵲的背，兩人還以為姑娘是太過動容，正在安撫她們，遂抱得更緊了。

「姑娘！我們等這日等好久了啊，妳是怎麼好的……」

「好好好……先放開，我、我快喘不過氣……」再抱她也要去九泉之下了。

劉嬾嬾與喜鵲這才驚覺自己做了什麼蠢事，連忙鬆手，還想觸碰杜仙兒卻又不敢，只得患得患失地覷著她，手來來去去在她面前伸出又縮回。

杜仙兒就這麼看著她們且哭且笑，眼神卻含著愧疚，這情緒之亂七八糟可想而知。她也不打擾她們，讓她們好一陣發洩後方說道：「我也不知怎麼就好了，就當那假道人誤打誤撞把我給治好了。」杜仙兒若有所思地笑了笑。「其實這麼多年來，身邊發生了什麼事我都知曉，娘那麼辛苦的教導我，我也都學全了，就是表達不出來，才會看來呆頭呆腦。這會兒突然好了卻也不能張揚，為了我們的安全，須徐徐圖之，妳們可明白？」

姑娘這會兒說的話條理分明，莫名帶著一股令人信服的氣勢，讓劉嬾嬾與喜鵲本能的就想遵從。

喜鵲一顆頭點得都快看不清。「姑娘，我們明白的，那我們該怎麼做？」

杜仙兒不語，只是起身帶著兩個人在這無名的破院子裡轉了一圈，心裡便有底了。

「先從打掃開始吧！總要有個睡覺的地方。」

劉嬾嬾與喜鵲得令，馬上找來了清潔用的布巾與掃帚等物，還提來了一桶水。這院子雖破，該有的傢俱用品倒是一樣不缺，把那垂花門一關，幾乎就能自成一戶。

「這正廳及耳房別掃，只要清理後頭我們居住的地方就好。」杜仙兒交代著。

於是廢話不多說，主僕三人隨即動起手，把正廳後頭幾房該擦的擦該洗的洗。廂房不像正廳四面洞開，反而因為太過老舊，無人進出，門窗櫃子關得密實，裡頭存著的傢俱都還完整，被褥床帳之類的布匹也還算乾淨，三個人費了大力氣將這些東西全洗了，晾在了小花園之中。

七月的天，一日功夫就能晾乾，今晚先將就一下，明日就有被子可蓋。

而後杜仙兒將正廳牆上幾幅都積了塵的畫取下，先去了灰塵，不管是哪位名家的大作，撕下中間的畫紙，糊到了後頭房間的窗戶上；而後她又拆了廳裡的條案，劈去雕花，房間裡破掉的床板直接用桌板蓋上……

這幾手讓劉嬾嬾及喜鵲又驚又喜，只覺姑娘真是聰慧，拼拼湊湊的竟也把三個人睡覺的地方完善起來。

花了近兩個時辰，太陽都快下山了，幾人住的房間，還有灶房及茅廁總算是清理

乾淨。她們還驚喜地發現灶房裡鍋碗瓢盆俱全，甚至還有一小甕陳年老豆醬和半罐子的鹽，外頭牆邊也堆了不少的柴薪，只是這麼多年乾了又濕，濕了又乾，都碎裂成小塊，倒省得她們劈柴。

忙碌了一下午，三人雖不至於直不起腰，卻也累得夠嗆，一身衣服沾滿了灰，髮髻也亂了，但心中的滿足卻無可言喻。

杜仙兒由屋裡逛到了屋外，滿意地環視四周，看到滿園桂樹，不管別人怎麼看待這個地方，她已經在心裡決定叫它桂院了。

抬頭看了看天色，眼下霞光滿天，已無中午那般炎熱，許多女眷都會趁這時間出房間遊園賞霞什麼的，杜仙兒不由心頭一動，又領著兩人回到正廳。

正廳是沒有清掃的，唯一幾樣完好的傢俱也全被杜仙兒拆了到處修補，她直視著廳內唯一一把能坐的太師椅，抬腳將墊在椅腳下的幾塊磚頭給踹了，而後將椅子拖到門邊，險險的剩三隻腳立著。

劉嬾嬾不甚明白。「姑娘妳這是……」

杜仙兒彎唇一笑。「妳等會兒就知道了。」

她話才剛說完，屋外就傳來了腳步聲，杜仙兒朝劉嬾嬾與喜鵲眨了眨眼，隨即化為面無表情，雙眼呆滯。

兩人還訝異著姑娘變臉之快，外頭幾名神色驕傲的婢女已經先走了進來，跟在婢女最後進來的卻是杜玉瓊、杜玉瑤兩姊妹。

兩姊妹看著這殘破的正廳，面露譏嘲，冷冷一笑並不說話。

先進來的婢女代為開口，「瞧瞧這是什麼破爛地方啊？也不知道什麼樣低三下四的人配住在這裡。」

「可別這麼說，咱們清平伯府的大姑娘不就住進來了嗎？」另一個婢女搭腔道。

「大姑娘看來也是個不挑的，住這裡挺適合的。」

「她想挑，但也得先曉事啊！說不準大姑娘還覺得這裡很好，住得舒坦呢……」

眾婢女嘻嘻哈哈笑成一團，喜鵲聽得心生火氣，就要出言反駁，卻被劉嬾嬾攔住。

「二姑娘、三姑娘來此不知有何貴事？」劉嬾嬾沉著臉，形勢比人強，她只能當作沒聽到那些奚落。

「沒什麼，就是來看大姊住在這裡習不習慣。」杜玉瓊眼中的鄙夷可是毫不掩飾。

「不過大姊原本就是個髒姑娘，住在這裡也挺適合的，妳們說是不是？」

「是啊！是啊！髒地方就適合髒姑娘住，嘻嘻……」眾婢女連忙拍馬屁式地附和著。

杜玉瓊與杜玉瑤聽得唇角微彎，神情愉悅，顯然心情極佳。清平伯府的千金小姐，在母親嫁進來以前，她們姊妹只能仰望，但現在府裡最精緻的蘭院是她們姊妹佔了，而真正的大姑娘被遷到這破爛地方，看著就令人爽快。

一路由蘭院走到這裡，她們也腳痠了，環視這屋子裡只有一張椅子，已經擦乾淨了，估計是杜仙兒的奴才清理給她坐的，杜玉瓊上前就要坐下，然而杜玉瑤腳也痠，怎麼可能把這唯一的機會讓給姊姊，便搶先一步坐了上去。

這時杜玉瓊已經在椅邊，腰都彎了一半，看到椅子被搶，當下不依地就要罵，想

不到杜玉瑤這麼一坐，突然整個人就歪了一邊，接著她尖叫起來，連人帶椅子倒下。

杜玉瑤不知道這椅子如此不牢靠，驚嚇之餘只能抓住手邊最近的東西，這麼一扯就把杜玉瓊也帶倒下，兩姊妹摔成了一塊兒。

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所有婢女都看呆了，竟來不及上前幫忙，而劉嬾嬾與喜鵲想到了先前杜仙兒將椅子下磚頭踢掉的畫面，不由表情古怪地看向了自家大姑娘。但見杜仙兒突然大笑地拍起手來，然後指著地上猶在呻吟的兩姊妹，「髒姑娘、髒姑娘，嘻嘻！」

「妳說什麼呢！妳才是髒姑娘！」杜玉瓊氣極，但自己一身狼狽又無法反擊，只能氣得大罵自己帶來的婢女們。「還不快來把我們拉起來！」

一眾婢女慌慌張張地上前，小心翼翼地將杜玉瓊及杜玉瑤扶起，前者氣得賞了婢女一巴掌，後者則是直接用指甲劃花了某個婢女的臉。

想不到乘興而來，敗興而歸，還被個傻子取笑，杜玉瓊姊妹如何能忍，氣呼呼地指著杜仙兒，「還不快教訓教訓這髒姑娘！居然還敢笑我們！」

眾婢女得令隨即轉身就要撲過來，當真要教訓杜仙兒的模樣，喜鵲驚叫一聲護住杜仙兒，劉嬾嬾則是氣得直接撿起一支斷掉的椅腳，朝著眾人揮舞。

「誰敢動大姑娘，就得先踏過我老劉的屍體！我一條賤命不足為貴，但妳們這些小蹄子平時養尊處優，就不知道誰禁得起我一棍！」

喜鵲一聽，也跟著撿起一根棍子，齜牙咧嘴。「對！誰衝過來我就打誰！大姑娘妳們都敢冒犯，是被鬼迷了心嗎？不怕……不怕伯爺事後跟妳們算帳？」

簡單的兩句威脅，卻成功喝阻了一干婢女。她們說穿了也是下人，仗著杜玉瓊姊妹的勢狐假虎威，但這裡可不只有杜仙兒一個傻子，還有兩個明白人，今天要是真打了杜仙兒，下清平伯的面子，被伯爺知道，杜玉瓊姊妹有柳氏說項肯定沒事，但她們可不好說。

杜玉瓊姊妹見到婢女們膽怯了，氣得渾身發抖，但總不可能自己衝上去打人，畢竟那劉嬾嬾與喜鵲當真是一條賤命死不足惜，什麼都敢豁出去，她們姊妹如此矜貴，豈可把自己搭進去。

「哼！妳們給我記著，我們姊妹不會讓妳們好過的！」

因為身上還髒著，杜玉瓊及杜玉瑤受不了，只能撂下狠話，無奈地帶著大批人馬退去。

劉嬾嬾與喜鵲鬆了口氣，手一鬆，椅腳落在地上，她們狠狠喘了幾息之後，才勉強平息了內心緊張，隨即轉身一臉崇敬地看向了杜仙兒。

「大姑娘！妳真是太厲害了，怎麼就知道她們姊妹會去坐那張椅子……」

兩人絮絮叨叨，但杜仙兒卻仍是那副呆滯的模樣，彷彿又變回以前那個傻子，讓劉嬾嬾與喜鵲越說越驚，最後都忍不住上去搖晃她了。

「大姑娘？妳怎麼了？不會又變傻了吧……」

杜玉瓊與杜玉瑤狼狽地回到了蘭院，邊走邊罵罵咧咧的教訓著下人，卻不知道自己身後跟著一個無聲無形的靈體。

杜仙兒莫名其妙地發現，自己的地魂居然又脫離了肉身，不受控制地隨著杜玉瓊姊妹離開。可是這次與過去那種徬徨無依的感覺全然不同，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與肉身還有著聯繫，只消一個契機就能靈魂歸位。

她就這麼看著杜玉瓊姊妹在蘭院裡摔了幾樣東西，那還是趙氏留給她的嫁妝。而後姊妹倆清洗好換了衣服，又氣沖沖地趕往了主院柳氏的居處。

柳氏正在房子裡悠閒地挑著做冬衣的布，雖說現下才入七月，但京城一帶冷得快，十月的風就能吹得人發抖。柳氏又只穿那霓裳閣做的衣服，霓裳閣可是專為宮裡娘娘們上貢布匹及製衣的皇商，不早幾個月排隊，怎麼可能趕上在冬日時穿上新衣？

杜玉瓊姊妹不經通報就衝了進來，失了儀態不說，還一副哭唧唧的喪氣臉，讓柳氏隨即沒了挑布的心情，細眉都攢了起來。

「妳們兩個又怎麼了？我說過，伯爺喜歡女兒家貞靜，妳們現在這副模樣，若被伯爺看到了，不知要嫌棄成什麼樣子。妳們要討他喜歡，就該隨時注意點！」

「娘！是……是那個杜仙兒還有她的下人，實在太過分了……」兩姊妹氣苦，哪裡還能記得什麼貞靜，哭哭啼啼地把在後院發生的事說了個明白。因為是自己母親，她們倒是沒有加油添醋，只不過單是陳述事實，就夠讓她們再生氣一遍。柳氏無奈極了，嗔了兩個沒用的女兒。「妳們對上一個傻子還能把自己摔了，竟還有臉哭？要知道我連走到後院那地方都嫌晦氣，根本不想多看那傻子一眼，妳們卻自己送上門？」

杜玉瑤支支吾吾地道：「那……那還不是想看看杜仙兒倒楣的樣子。」

柳氏忍不住伸出一隻纖指往女兒的額頭狠狠一戳。「她都傻成那副德行了，還不夠倒楣？要妳巴巴的去看？」

杜玉瓊不依地噘起了嘴。「誰叫妳以前居然可以一個人佔據蘭院？蘭院只能是我們姊妹住，包括裡頭的東西都是我們的！我們今天就是要去看看杜仙兒住的地方有多破爛……」

看著容貌秀麗卻德不配位的兩個女兒，柳氏在心中嘆了口氣。她的前夫只是個窮舉人，連官身都沒有，生的女兒自然教得小家子氣，如今雖因她改嫁一夕暴富，地位也提高，但那種眼皮子淺的內涵，是兩個女兒無論容貌再好都無法改變的。真要論容貌，兩個女兒其實比不上那杜仙兒一分，要知道趙氏之美京城聞名，也就是這樣，趙氏區區一個御廚之後才能嫁進伯府。而杜明鋒生得唇紅齒白、玉樹臨風，亦為京城佳公子，杜仙兒便是綜合父母的優點，朝著好的地方長，能不好看嗎？

所以柳氏格外要求女兒們的儀態，以補其才貌德行上的不足，但眼下看起來任重而道遠啊！

「行了！妳們也別再去後院了。這次找來道人做法事，沒能解決那傻子，娘決定把她嫁出去，讓她以後不會繼續在府裡礙眼。」柳氏若有所指地對女兒們說道：

「妳們想要的東西，娘都會為妳們拿到。」

柳氏說的自然是趙氏的嫁妝，趙氏的嫁妝上百抬，價值連城，卻全都鎖在庫房裡，而庫房的鑰匙就在杜明鋒手上，基於此他不怕柳氏折騰，放手讓她入門就管著伯府中饋，反正大頭在他這裡。

柳氏才嫁入伯府沒多久，又在杜明鋒面前樹立了一個溫婉脫俗的形象，不好明目張膽的搬空趙氏的財產。最快的方法自然是讓杜仙兒消失再徐徐圖之，既然藥不死她，那就送她出府。

兩個女兒也聽懂了，杜玉瓊要聰明一些，遲疑地道：「娘，杜仙兒可是個傻子，嫁得出去嗎？」

「妳們別光看她傻，想想她長得什麼樣子。」柳氏雖然很不想承認，但杜仙兒光靠臉，應該還是可以找到夫家的。「何況她還是清平伯嫡長女，怎麼都能說上幾家。只是到時候還是得替她陪嫁一些，免得我這繼母臉上無光，既然要便宜外人，不如便宜自己人。」

「娘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妳們在家鄉的表哥，就是舅舅的獨子，叫柳絮非的，還記得嗎？他是個跛腳，還是個二流子，在十里八鄉名聲不怎麼樣，所以找不到媳婦兒。這樣的人配給杜仙兒正好，妳們說呢？」

杜玉瓊與杜玉瑤回想了一下那叫柳絮非的表哥，雖然輪廓模糊，但跛腳的事她們都記得的，現下聽說還是個惡名昭彰的二流子，她們當下都笑了起來。

「好啊好啊，傻子配跛子，天作之合！」

半空中的杜仙兒聽得冷笑連連，要不是靈體通透，拳頭都能硬起來。這柳氏當真無恥，兩個女兒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就是不知道杜明鋒看上她們什麼，難道他不知道自己身邊養著一窩毒蛇？

柳氏輕而易舉地開解了女兒的心結，果然杜玉瓊與杜玉瑤一身的戾氣很快消散，又能輕巧地擺出了大家閨秀的姿態，讓柳氏微微點頭。

「像妳們現在這樣就對了，等那傻子嫁出去，馬上就輪到妳們的婚事，可要維護好端莊的名聲。真要說起來妳們只是清平伯的繼女，高門貴爵難嫁，但娘也不會隨便把妳們嫁到什麼末流小官門戶，最近正好有一個好機會，妳們都給我聽著。」

杜玉瓊姊妹果然豎起了耳朵，背挺得更直了。

柳氏續道：「聽伯爺說，去年駐西北的將軍南宮毅調回京城。他今年還未滿二十五，雖說年紀大了點，卻未成親。因有戰功，也算少年有成，是眾家注意的乘龍快婿。不過南宮毅亦有他的缺點，他是寒門出身，父母都是鄉下泥腿子，位置全是靠自己拚搏出來，所以就算想要娶妻，約莫也娶不到身分太過貴重的閨女。」

「南宮毅回京後閒置了一年，這陣子終於領了官職，與武清伯一起總督三千營，掛了一個提督名號就更令人注目了。聽說他父母也愁他的婚事，正在替他相看。要娘說，這倒是妳們的好機會。」

聽到這裡，杜玉瑤皺眉了。「是個武將啊？那豈非很粗魯？」她這般說著，杜玉瓊也忙不迭地點頭。

柳氏瞪了兩個女兒一眼。「妳們懂什麼？就是因為南宮毅一家草根子底，父母都是鄉下泥腿子好拿捏，妳們其中一個只要能入門，就可以當家作主，當將軍夫人為所欲為，這有什麼不好？」

兩女終於聽得意動，又積極打聽起南宮毅的相貌，但此時一直聽著的杜仙兒發現自己的意識漸漸模糊，慢慢聽不到柳氏母女的對談，眼前的畫面也開始飄遠，最後化為一陣黑暗。

杜仙兒猛地驚醒，發現自己仍呆立在桂院殘破的正廳之中，而身旁喜鵲及劉嬾嬾都要哭乾了眼淚。

「姑娘啊，妳怎麼又傻了啊，快醒醒啊嗚嗚嗚……」

「妳們……」杜仙兒啟口問道。

見她突然又恢復靈動，兩人喜出望外，眼淚都來不及擦，妳一言我一語地爭著問起——

「姑娘！妳怎麼了呀？方才叫妳都沒有反應……」

「我們還以為姑娘突然又犯傻了，是不是被二姑娘與三姑娘給嚇到了……」

方才杜仙兒魂遊身外，對於聽到柳氏母女對話的經歷，還有些雲裡霧裡，腦袋一片混亂的她並沒有回答她們的問題，只是忍不住反問：「我傻了很久？」

劉嬾嬾急急回道：「大約有一個時辰了。」

一個時辰？方才自杜玉瓊姊妹離開，又前任正院與柳氏敘話，一直到她聽到最後，不也差不多花了一個時辰嗎？難道剛才那些不是她發夢，而是真實的？

杜仙兒有了八成的把握，不由又驚又喜，心中頓生一股豪氣，不管為什麼她突然又靈魂出竅，總之這一回對她來說是好事，讓她事先掌握了柳氏的陰謀。

她知道自己靈魂中最真實的自我並不安於室，在這清平伯府，爹不疼，母亡故，繼母又那般陰險，她絕不甘心被困在這一方小院，每日只消應付內宅鬥爭，弄得自己都枯萎。

她並沒有解釋自己為什麼又犯傻了，只是朝著劉嬾嬾及喜鵲信誓旦旦地說道：「妳們相信我，這鬼地方關不了我們多久。總有一天，我會堂而皇之的將妳們一起帶出這清平伯府！」

在清平伯杜明鋒眼中，杜仙兒沒有利用價值，就是個可有可無的女兒，甚至她的癡傻對好顏面的他可謂是一種恥辱及負擔，可畢竟他身為一個勳爵，也絕不會隨便就把長女嫁給什麼不三不四的東西，因此柳氏就只能劍走偏鋒了。

過了一個月，杜仙兒所居的院落漫起了清淡的桂花香氣，同時清平伯府來了一名客人，自稱柳絮非，前來拜訪看望姑母柳氏。

杜明鋒喜好的只是柳氏的美色，對她無錢無勢的親人卻是冷淡，便沒有出面接見。柳氏卻對柳絮非的到來表達了相當的歡迎，甚至讓幾個女兒都出來見見表哥。幾個女兒，包含了癡傻的杜仙兒。這回柳氏可是下了重本為她做了一件新衣服，玉色底櫻紅縐紗掐腰留仙裙，還看劉嬾嬾替杜仙兒打扮得太清淡，忍痛捨了一支

鑲金的花釵插在杜仙兒頭上。

於是當杜仙兒出現在柳絮非面前時，原本只是想來娶個錢箱子回鄉的他，當下眼睛都亮了。雖說這杜仙兒呆呆傻傻，面無表情，但那容貌當真沒話說，娶回家就算當成個擺設也賞心悅目。

因此柳絮非滿意了，柳氏更滿意了。

唯一不滿意的，大概就被當成貨物般推出去的杜仙兒，要不是眼下她還不能反抗，光是那姓柳的一雙猥瑣的眼在她身上瞟來瞟去，她就想修理得他生活不能自理。

她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斃下去，恰好這段時間也摸透了清平伯府四周的情況，可以開始進行下一步的行動。

想要自救，第一步要有錢。

杜仙兒承襲了來自御廚之女趙氏的一身好廚藝，甚至敢說自己青出於藍。先不說御廚世家原就蒐羅天下各地不少好菜，學得七七八八的趙氏對杜仙兒幾乎是傾囊相授，也不管女兒聽不聽得懂。

過去杜仙兒神智隨地魂飄蕩天地之間，但凡趙氏提到一道菜，杜仙兒一個轉念，便能化身到那道菜的起源之地學習最道地的做法，至於口味，一個靈體聞聞味道也就嚐到了，還不怕吃飽撐著。

所以若真要說起來，至少在廚藝的見識上，杜仙兒比趙氏還要廣博，甚至她這樣大江南北各種菜系的學習，懂的菜色遠遠超過趙氏。

可惜身為一縷幽魂，一肚子理論卻沒有真正上手過。待杜仙兒清醒，這個月偷偷的用桂院的小廚房練出了手感，每日只消重新回鍋再製伯府送來的粗糲飯食，兼之桂院裡一些看似雜草的植物都能入菜，做出來的吃食都能讓劉嬾嬾及喜鵲吃撐了，一點也沒有被虧待的感受，兩個人還胖了一點。

有了手藝，杜仙兒開始想著如何能用此攢錢。她問過劉嬾嬾自己有什麼財物，劉嬾嬾苦笑連連，把趙氏嫁妝鎖在庫房，庫房鑰匙被杜明鋒把持著的事說了。

身為清平伯府大姑娘，原該有的銀錢分例，也因為她的癡傻，公中從來沒有撥下來過。

最後劉嬾嬾無奈，趁著某個深夜，與喜鵲偷偷溜進伯府的梅院。

梅院是趙氏在病重後，清平伯不欲與她同住主院，將她挪過去養病之處。如今梅院並無人居，趙氏所留下的財物也被柳氏清空，只遺幾樣沒價值的還擱在原處。劉嬾嬾與喜鵲摸了半天，想找找有沒有漏網之魚，居然意外在枕頭之中摸出了一張店契。劉嬾嬾這才猛然想起趙氏生前曾經在收拾嫁妝時，將一處小飯館的契書放在外頭忘了入庫，想不到竟沒有被柳氏搜刮去。

當杜仙兒拿到小飯館的店契時，她燦爛地笑了。

這，就是她自立的根本！

自從搬到桂院，除了叫杜仙兒去見柳絮非時，柳氏派過一個婢女送新衣服來，其

他時間沒有任何人踏入過此處，就連送膳，也都是下人把食盒擱在大門口，食盒中也沒兩道菜，清湯寡水，一副管你愛吃不吃的施捨姿態。

沒人來就更好辦了，杜仙兒早就察覺桂院連著府牆，撥開雜草深處有一個早就被眾人遺忘的小門，可以直通伯府外的暗巷。這個小門上拴了把鎖，鏽得厲害，杜仙兒只用一塊磚頭就砸開了鎖，因此要暗中出入伯府，對她來說不費吹灰之力，也不容易被注意到。

萬事具備只欠東風，在感受到猥瑣的柳絮非對她可能造成的威脅後，杜仙兒決定明日便悄悄出府，先去看看自己的小飯館，再試著能不能找到外力協助。

萬籟俱寂的時候，桂院後宅的燭火通明，杜仙兒穿著一襲喜鵲替她不知哪裡偷來的深青色男子道袍，讓劉嬾嬾改得合身，又梳了一個男子髮髻，把眉描得粗黑，然後昂著下巴在她們面前轉了一圈。

「本姑……本公子看來，是否貌比潘安，風流倜儻啊？」

劉嬾嬾與喜鵲的表情頗有些一言難盡，對她上上下下打量了許久，最後是喜鵲硬著頭皮拆臺，「姑娘……妳就算穿得像頭熊，眉毛描得像燒火棍那麼粗，這樣貌只要沒瞎的都能看出是女人啊！」依杜仙兒蹩腳的喬裝，包準兒一出府門就被揭了底，喜鵲表示很憂心。

杜仙兒臉有點歪，天生麗質難不成還是她的錯？

劉嬾嬾看喜鵲都說了，也忍不住搭腔道：「還有姑娘妳這裡，恐怕男人不會有這麼……呃，雄偉，那個遮不住的。」說著說著，眼光忍不住在杜仙兒的胸前打轉。順著她的目光往下看，杜仙兒臉一熱，簡直沒好氣，太豐滿也不行了？又不是她想生得這麼大！然後她餘光瞥見了喜鵲，後者低頭望望自己的胸，再看看大姑娘的，一臉想哭。

杜仙兒啞然，扮男人看來是沒戲了，她換回了女裝，這次拿了劉嬾嬾的脂粉把自己的皮膚塗得暗沉，還在嘴角點了顆痔，「這樣呢？」

「姑娘，漂亮的人就算黑了點，還是漂亮啊！」

「還有姑娘那顆痔，怎麼看上去挺銷魂的……」

兩個身邊人毫不捧場，杜仙兒一個氣啊，又換了幾種妝容，但劉嬾嬾與喜鵲都是搖搖頭，讓杜仙兒鬱悶不已。

最後她自暴自棄地拿起墨和炭把自己的臉塗黑一半，看上去就像生了遮住半張臉的胎記，想不到劉嬾嬾與喜鵲皆是雙眼放光。

「這個好這個好，這樣姑娘出去，保證人人當妳母夜叉，連妳親爹都不可能認出妳的。」

「想不到姑娘也能這麼醜，這副尊容讓喜鵲都開始有自信了！」

聽聽這是什麼話，杜仙兒都要被她們氣笑了，不過攬起銅鏡照了照，似乎這副扮相當真遮住了她八成以上的真實面貌，就這樣走出去，誰能不讚她一聲醜！

「行了行了，明日我便這副打扮出去，妳們在桂院裡好好守著，千萬別被人發現我不在。」

雖然對姑娘的偽裝滿意了，劉嬾嬾與喜鵲還是有些擔心，被杜仙兒這麼一交代，

她們勉為其難地點了頭。

杜仙兒好整以暇地看著她們，又道：「明日我會記得替妳們帶些好吃的回來。」
這回劉嬾嬾與喜鵲毫不遲疑點頭如搗蒜，似乎恨不得杜仙兒快點出去一樣，讓杜仙兒無言地瞪著她們好半晌，最後不知是誰嘆嗤了一聲，三個人忍不住笑成一團，還不敢笑得太大聲怕引起注意，抱著肚子妳推我我扶妳，痛並快樂著。

尤其是杜仙兒，笑得眼淚都要流出來。許是癡傻了太久，一朝清醒後她不想再掩飾自己張揚的本性，想大笑就大笑，該拚命就拚命，她不僅要能保護自己，還要想保護別人。

因為這處破落小院，是她在偌大的清平伯府之中，唯一的溫暖了。

CrescentFamily